

# 智能时代,科幻与现实的边界在哪里

如果给科幻小说下定义,跳不脱三个关键词:科学、幻想、小说。然而,这样的定义显然已经无法框定当下中国的科幻小说。

近日,世界科幻最高奖“雨果奖”获得者郝景芳推出跨界文学小说合集《长生塔》,其中篇目被认为是“最不像科幻小说的科幻小说”。无独有偶,以现实主义创作而成名的小说家余松,近日也闯入科幻领域,推出科幻长篇《定制时代》。

中国科幻小说,被认为常常将想象力凌驾于科学性之上。而在高科技时代,对当下的关注和人类未来的惆怅,又开始消弭科幻与现实的界限。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白雁



余松

余松,70后中生代作家,2018年出版有长篇小说《故乡》。其写作展现了对人性、社会和时代的深刻洞察。近日推出科幻小说《定制时代》。



郝景芳

生于1984年,凭借《北京折叠》高票力压“科幻之父”斯蒂芬·金,斩获第74届雨果奖中短篇小说奖,是继刘慈欣之后享此殊荣的第二位华语作家。出版有长篇小说《流浪苍穹》《生于一九八四》。新近推出小说合集《长生塔》。



《长生塔》  
郝景芳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20年4月



《定制时代》  
余松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5月

## 最不像科幻小说的科幻小说

科幻与现实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早在“雨果奖”获奖作品《北京折叠》里,郝景芳其实就试图寻找答案。在小说里,未来的北京被设定为三个互相折叠的世界,隐喻三个社会阶层。未来城市尺度空间和时间的双重折叠意象,映射出现实社会中人们对于阶层固化趋势的深切焦虑。

对现实的焦虑,继续延伸在《长生塔》里的多个篇章。其中的《永生医院》,是典型的“现实主义科幻”。小说里的主人公钱睿,自小对母亲怨念颇多,两人感情疏离。母亲身患绝症后,住进了有妙手回春之称的永生医院。母亲弥留之际,钱睿陷入自责,开始主动修复母子关系。他偷偷潜入医院,日夜陪伴长期昏迷的母亲。然而,令他吃惊的是,突然有一天,母亲奇迹般地回到父亲身边,两人恩爱胜过往常。钱睿暗暗观察,发现这个母亲有了很多细微的变化。他潜入医院,又雇用私人侦探,逐步摸清了医院的秘密,原来从这家天价医院痊愈的患者实际上都是高科技制造的人工智能人。

能否挽留住逝去至亲的生命?都说生命是平等的,然而为什么有钱人的命可以借助金钱的力量重生,穷人只能默默死去?这是小说借人物发出的疑问。然而,并不止于此,在小说结尾,钱睿突然被告知,他自己其实也是一个智能人。他在八岁那年突遇事故,生命垂危,经母亲同意,他以智能人的形式重生。这么多年来,钱睿一直正常地生活,对自己的真实身份毫无察觉。小说写到这里,作家在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之上,又加入了对“人机对立”科幻人伦主题永恒追问。

作家虹影评论郝景芳的《长生塔》,是“在科幻与现实之间,每个故事奇异,讲述手法老到,骨子里是她对现实的关注和对人性的关怀,显示了罕见的才华,又是不可多得的警世寓言”。

## 智能时代,残阳拼命照耀着文明

如果说《永生医院》是“现实主义科幻”,那么余松的《定制时代》就是“科幻现实主义”。

余松最早因小说《故乡》而登上文坛。这是一部扎扎实实的现实主义作

品,作品里的时间跨度长达30年——从1982年到2012年以后。余松通过塑造一系列人物的形象,写了张、陈、代、段四个家族30年来的各种冲突和他们的命运演变,展示了典型的中国农村社会的样貌。

很难把余松和科幻联系起来,但实际上早在创作《故乡》时,余松就已经在酝酿着他的科幻小说了。

和《永生医院》一样,《定制时代》也关注智能人问题。小说的主人公马科是一位设计师,拥有美满幸福的家庭。在一次惨烈的车祸中,马科失去了妻子和孩子。为了填补内心巨大的悲伤,马科定制了一个和妻子一模一样的智能人——娜娜(R),开始了新的生活。之后,马科和娜娜(R)又定制了他们的孩子——乐乐(R),终于组成了一个和原来一样的家庭。

马科享受着新家带来的温暖,努力克服各种困难。一天,新闻报道了一件可怕的事,一个定制智能人厨师出现程序故障,并与使用者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之后,人、机对立的情绪和事件开始不断出现,平静美好的生活终于被打破。随着智能人厨师和使用者的一次相互诉讼,掀起了关于人机伦理、人机规则的大讨论,而娜娜(R)和乐乐(R)在不久之后的一次暴乱中被烧死。

在小说的结尾,作者交代故事的时间背景是2167年,而所谓的马科与智能人共组家庭,只是马科看的一个智能人电影。实际上,马科的妻子与儿子,一直就在他身边。

《定制时代》探讨的依旧是人类与人工智能伦理的话题。作家把故事放在140年后,那个时代,人类对科技的狂热趋于癫狂。未来也是现在的投射,遥想高度智能化的世界,作家提前进入反思,让小说中人物的理性如残阳般拼命照耀着文明。

## 永远关注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

高科技时代,对人类未来的惆怅,正在消弭科幻与现实的界限。

郝景芳的科幻,始终关照现实。新书《长生塔》出版时,郝景芳发了一条微博,称这部小说集是“现实主义+科幻”“里面的大部分小说游走在纯文学、奇幻、科幻和说不清类型的小说边缘,就像我这个人,游走在群体边缘”“都是书写周围的人群和现实社会”。

实际上,《长生塔》中,除了《永生医院》《积极砖块》属于特征十分明显的科幻小说,其他篇章均可归类为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创作。对于郝景芳来说,“主义”只是一个标签,被评论贴上去,然后又被她的新作品揭掉。即便是科幻色彩浓厚的《积极砖块》,也不止于科幻。小说里,心地善良的王叔和强颜欢笑的“积极心理按摩师”周错银铛入狱,是对“积极小镇”的巨大讽刺。周错越狱,暴露了组成这个城市建筑“积极砖块”的黑色核心,戳穿了伪装,释放出了埋藏在人们心底的负面情绪,引发动乱。小说探讨的是正负能量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稳定的命题,充满批判意味。

而在余松那里,作为跨界科幻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目标更直接明了——最终的关注都是人类自身,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科幻一般是关于未来的,关于人类的未来。在古代由于技术的限制,人的想象力应该也是有限的。但是现代技术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眼界,我们已经不局限于地球、太阳系。科技越是发达,你会发现所了解的世界会越是有有限,恐惧越是深重。我个人觉得人类进步的动力之一就是源自恐惧,技术的进步可以克服恐惧,但同时又会带来新的恐惧。我们总说未来是美好的,但未来也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确定性给人以安全感,而不确定性会产生不安和恐惧。其实我对未来也是充满忧虑和不安的,无论是环境问题还是人类的生存。”

巧合的是,在《定制时代》出版之前,2020年2月,余松看到一则新闻,“一位韩国妈妈一直对年仅7岁的女儿于2016年因癌症离世深感愧疚和不舍,一个电视台以她女儿为原型,利用VR技术制作了一部互动视频,让妈妈不仅能通过VR眼镜看到女儿,听到她真实的声音,甚至在触觉手套的帮助下还能摸到女儿。妈妈和女儿一起过了一个生日,同唱生日歌,许下心愿,最后,女儿在床上安静地睡了,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飞舞起来,直至消失。”

这则新闻,对余松来说,就是架设在现实与科幻之间的桥梁。

而对于已经深谙科幻之道的郝景芳来说,借科幻的酒,浇现实的块垒,是一以贯之的思路。在现实主义传统深厚的中国文学里,科幻只有打入现实主义的核心,才能长得茁壮。

## 何谓科幻小说

科幻小说,在英语中为Science Fiction。Science意为“科学”,Fiction本意为“虚构”,引申翻译为汉语里的“小说”。有译者曾经翻译为“科学小说”,但这一概念覆盖太广,包括了一切与科学有关的小说。后来因大规模引进苏联的同类小说,便根据俄文翻译为“科幻小说”。这个译名更符合中国人对这种小说的理解,也更适合于这种小说的复杂特点,而且表现出汉语名词的精练性。随着对科幻小说认识的不深入,现在中国的科幻小说界一般比较认同科幻小说大师阿西莫夫的定义:

“科幻小说是文学的一个分支,主要描绘虚构的社会,这个社会与现实社会的不同之处在于科学发展的性质和程度。由于现代技术的出现,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面临社会的急剧变化。科幻小说是产生于这一现实的文学形式。”